



新
广
陵
潮

(第一部)

李涵秋
程瞻庐◎著

民國通牒水說典藏齊庫民國通牒
水說典藏齊庫民國通牒
齊庫民國通牒水說典藏齊庫民國通牒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程瞻庐卷

新广陵潮

(第一部)

李涵秋
程瞻庐◎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广陵潮. 第一部 / 李涵秋, 程瞻庐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程瞻庐卷)

ISBN 978 - 7 - 5205 - 0906 - 0

I. ①新… II. ①李…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
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2224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5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程瞻庐（1879—1943）名文棫，字观钦，号瞻庐，又号南园。江苏苏州人。民国著名小说家，其时号称“滑稽之雄”。刻画人物，惟妙惟肖；描摹世情，入木三分。被周瘦鹃推崇为“今之淳于髡、东方朔”。代表作有《唐祝文周四杰传》《新广陵潮》《茶寮小史》《黑暗天堂》等。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滑稽之雄”程瞻庐

萧 遥

民国初年的文坛上，小说的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气象，一时间，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旨趣的作品层出不穷、洋洋大观。正统的文学史教材里，往往将旧派小说即章回体小说置于次之又次的地位，一笔带过而已，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这类小说的受众群体是相当广大的，其畅销程度远远超过了如今被奉为正朔的新文学。

旧派小说被排挤，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时势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旧派小说家大多依靠市场存身，为迎合世俗口味，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低俗下品的情节，加之这一作家群体水平参差、良莠不齐，时日愈久，而“内容愈杂，流品愈下，仅就文字而言，到后来也是庸俗浅陋，没有早先的‘哀感顽艳’‘情文并茂’了。这也是旧派小说历史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预示着它的日趋没落，不能自拔”（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概说》）；另一方面，“五四”新思潮挟风雷之势而起，要求以新的文学风貌来迎接新的文明，扬新必要抑旧，特别是旧风尚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拥趸，为着警醒世人，必须予旧派以猛烈的打击，矫枉的同时未免过正。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旧派小说家是自尊自重，并且要求进步的，他们借着章回体小说的壳子，同样创作出号召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作品。特别是以写世情世风、人间百态为主旨的社会小说，更是用或写实或讽喻的手法，活画出清末民初新旧思想激烈冲突下的一幕幕社会悲喜剧。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就是程瞻庐。

程瞻庐，名文棧，字观钦，又字瞻庐，号望云居士。苏州人。出生于1879年，即光绪五年，1943年因病去世，享寿六十四岁。如以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民国政府成立为界，其三十二岁之前身在晚清，之后三十二

年身在民国，新旧两个时代刚好各占一半。关于程瞻庐的生平，于今所见资料甚稀，仅能从周瘦鹃、郑逸梅、严芙孙、赵苕狂等好友为其所作之小传或序言中窥见一二。程瞻庐生于光绪初年，其时仍以科举八股取士，程幼时即厌弃八股，喜读古文，旧学功底深厚。二十岁左右，程瞻庐考入官学。不久，清政府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比起僵化刻板的八股，策论更注重考生议论时政、建言献策的能力，程氏“每应书院试，辄前列”，“年二十四，入苏省高等学校，屡试第一，遂拔充该校中文学长”（赵苕狂《程瞻庐君传》），可见其与时俱进之能。毕业之后，曾执教于多所学校，兼课甚多。程瞻庐脾气随和，性格优容，国学功底深厚，又能为白话小说，加之他住在苏州十全街，因此大家赠他一个雅号曰“十全老人”。“十全老人”诸般皆善，唯不堪案牍阅卷之劳形，“每周删改之中文课卷，叠案可尺许”。恰值此时，其小说作品刊行于世，广受好评。先有《孝女蔡蕙弹词》刊于《小说月报》，其后又作《茶寮小史》正续编，迅速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说到《孝女蔡蕙弹词》，还有一则趣事。当年《小说月报》倡导新体弹词，程遂将《孝女蔡蕙弹词》寄去，主编恽铁樵粗读之后，便予以刊发，并寄去稿费。等到刊物出来，恽重读之后，“觉得情文并茂，大有箴风易俗的功用，认为前付的稿酬太菲薄了，于是亲写信向瞻庐道歉，并补送稿酬数十元”（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此事传为佳话，亦可见程氏文笔在当时是很受赞赏的。赵苕狂为其所作小传中也曾提及：“恽铁樵君主任《小说月报》时，不轻赞许，独心折君所著之《孝女蔡蕙弹词》，谓为不朽之作。”有此谋生手段，程瞻庐遂弃教职，专职著文。应当说，程瞻庐为师还是很合格的，不然当其辞职之时，也不会有“校长挽留，诸生至有涕泣以尼其行者”之情状。此后他陆续在《红玫瑰》等杂志连载多部长篇小说，并发表短篇小说及小品随笔数百篇。值得一提的是，程瞻庐亦如张恨水、向恺然（平江不肖生）等一样，是被《红杂志》《红玫瑰》等刊物包下文章的。所谓包下文章，就是凡程瞻庐所写文章，均在该杂志发表，而杂志则为其提供丰厚的稿酬，足见当时程氏文章之风靡程度，以及杂志对程瞻庐的信任和推崇。须知包圆作品是有一定风险的，倘若作家不能保证质量，劣作频出，对于杂志的销量和声誉是有相当影响的。但是程瞻庐对得起这份信任，时人称其有“疾才”，不仅速度快、文笔佳，而且“字体端正，稿成，逐句加以朱圈，偶误，必细心

挖补，故君稿非常清晰，终篇无涂改处也”（严芙孙《程瞻庐小传》），可见其创作态度。民国著名“补白大王”郑逸梅曾拟《花品》撰《稗品》，分别予四十八位小说家以二字考语，曰“或证其著作，或言其为人”，如“娇婉”之于周瘦鹃、“侠烈”之于向恺然、“名贵”之于袁克文等，对程瞻庐则以“洁净”二字相赠。

程瞻庐的写作风格，总体而言，为“幽默滑稽”四字，时人以“幽默笑匠”“滑稽之雄”号之。周瘦鹃曾为其《众醉独醒》作序曰：“吾友程子瞻庐，今之淳于、东方也。其所为文，多突梯滑稽之作，虽一极平凡事，而得君灵笔为之抒写，便觉诙谐入妙，读者每笑极至于泪泚，殆与卓别灵、罗克同其神话焉。”幽默与滑稽看似同义，其实是有差别的。有人曾这样解释：“所谓幽默，乃是内容大于形式；所谓滑稽，则是形式大于内容。”形式大于内容，一般是指以反常规的夸张的行为、语言、做事方式，令人们当即意识到故事和人物的荒诞可笑，瞬间爆发出笑声；内容大于形式，则是将褒贬夹带于正常的叙事逻辑中，通过细节的描述对某一人物或现象进行戏谑或反讽，令人细品之后，心中了然，会心一笑，余味悠长。这两点，都要做到已属不易，都能做好更是难上加难，而程瞻庐恰好是其中的翘楚。

例如程瞻庐有一套仿《镜花缘》风格的小说作品，包括《滑头国》《健忘国》《小器国》等，写的是兄弟三人外出游历，一路之上的所见所闻。“滑头国”中无人不奸，无人不狡，店铺中挂了“童叟无欺”的牌匾，却是狠狠宰客，客人诘问之下，店家居然毫不讳言，并表示是客人读反了牌匾，其实是“欺无叟童”，无论老人儿童，一律欺之骗之。“健忘国”中人人记性极差，姓甚名谁、家乡何处、家中几口，等等等等，通通不记得，因此要将所有的信息记录下来，甚至包括妻子的身材相貌、穿着打扮乃至情夫是谁，都贴在身上，招摇过市，毫无顾忌。由于这几部作品规模较小，结构上虽不显其高明，其主旨也一目了然，在于讽刺当时社会见利忘义、不顾廉耻的种种怪现象，但其中情节的怪诞、语言的机变，足以令人捧腹。

茶寮，是程瞻庐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是程瞻庐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君得暇，啜茗于肆，闻茶博士之野谈，辄笔之于簿，君之细心又如此。”（严芙孙《程瞻庐小传》）颇有几分蒲松龄著《聊斋》的

风范。茶寮酒肆是各色人等聚集之地，也是各类消息八卦的集散地。程瞻庐日常喜好到茶寮听书，并借机观风望俗，将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作为素材，一一写入小说。他的《茶寮小史》开篇第一句就是：“小小一个茶寮，倒是人海的照妖镜、社会的写真箱。”书中借茶博士之口，将一众怪吝卑琐、有辱斯文的读书人刻画得穷形尽相。“提起那个老头儿，真恨得人牙痒痒的。他去年在这里喝了六十碗茶，临算账时，他只给我小洋四角。我说：‘差得甚远，每碗茶三十文，六十碗茶该钱一千八百文。’他把脸儿一沉，说道：‘我只喝你十六碗茶，哪里有六十碗茶？’我揭账簿给他看，他说：‘你把十六两字写颠倒了，却来硬要人家茶钱。’我与他理论，他竟摆出乡绅架子，把我狗血喷人般地一顿毒骂。……他昨天提起嗓子，喊算茶账，纯是装腔作势，叫作缺嘴咬蚤虱——有名无实。他把手插入袋内，假作摸钱钞的模样，直待人家全会了钞，他才把手伸出。要是人家不会钞，他便永远也不会不肯把手伸出，要他破费一文半文，比割他的头颅还要加倍痛苦。”程瞻庐脾气好，作文虽然尽多讽刺，但是语气并不峻切，而是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令人莞尔，不忍弃掷。

程瞻庐的另一代表作《唐祝文周四杰传》，以民间传说的“江南四大才子”为主角，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据说很多影视作品也是以此书为底本进行改编的。四大才子虽然在历史上各有坎坷，周文宾甚至是杜撰出的人物，但传说中他们各自的风流韵事显然更是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程瞻庐的这部小说摒弃了以往话本中明显不合逻辑的粗鄙段落，用自己特有的“绘声绘形”“呼之欲出”的笔墨，将四大才子风流超逸又各具面貌的形象跃然纸上。唐伯虎的倜傥，祝枝山的老辣，文徵明的俊雅，周文宾的潇洒，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民国时期的《珊瑚》杂志曾刊登过一位读者的评论：“长篇小说，总不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唯有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却是一部纯粹的喜剧的小说。……瞻庐的小说，原是长于滑稽，这部纯粹的喜剧的小说，当然是他的拿手。全书一百回，处处都充满着幽默的笑料。”

程瞻庐的一生横跨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变迁。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在他身上作用得非常明显。他自幼接受的是旧文化教育，一方面恪守传统道德，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八股等糟粕对国家和知识分子的戕害，他的思想中有对变革的渴望和肯定。同时，晚清

之后大力倡导的“西化”又令他恐慌并困惑，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各种蜂拥而起的新思潮、新现象令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旧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抗拒，因此他的思想是十分矛盾的。以女子解放这一思潮为例，程瞻庐不赞成“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说法，他认同男女都应该读书，都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但是他并不支持女子接受西式教育，甚至对出洋的男子也颇有微词。他的作品中时常有对没有文化的老妈子的讽刺，对阻止女子读书的腐儒的不满，但也常见对留洋归来“怪模怪样”的男女的讽刺。他认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对于旧时姑表联姻等陋俗更是强烈不满，但同时又对过于自由浪漫的恋爱大加批判。他并不赞成妻子为去世的丈夫殉节，但又对真去殉节的女子啧啧赞叹。他鼓励女子放足，却又反对女子剪发……凡此种种，可见在那个特殊的过渡时期，从晚清走入民国的旧式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

总而言之，程瞻庐的小说在当时既有其进步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既体现了知识分子面对外忧内患的忧虑和担当，也表现出旧文人的保守和怯懦。这是由时代决定的，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原因。从文学的角度，他的小说思路开阔，情节生动，可读性非常强，在“鸳鸯蝴蝶派”言情题材为主的作品中别具一格，在当时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在今天也依然有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序

李君涵秋应沈君知方之请，有《新广陵潮》说部之作。第一回甫脱稿，而涵秋遽归道山。吉光片羽，弥复可珍。

沈君不忍残稿之废弃也，驰书吴下，嘱余有以续成之。余未敢率然以应，自顾才力远不逮涵秋，兼以赍续他人之作，较之自出机杼，其难万倍。

曩者钮君福五强余续涵秋残稿《镜中人影》，此中甘苦，知之已深。然涵秋撰《镜中人影》，累数十万言，篇中人物，已具梗概，虽未言其结果，而草蛇灰线，犹有迹象可寻。续而成之，第不背其本旨可也。而《新广陵潮》则何如乎？第一回寥寥六七千言，访墓遇雨以外，绝少事实，续之者殊不易觅得线索，其难一；《广陵潮》仅出至第八集，中间尚有许多事实未曾结束，与《新广陵潮》第一回实不相衔接，续之者未窥完豹，无从着笔，其难二；《新广陵潮》开端即言云麟垂垂已老，儿女成行，长男已婚，大女已嫁，而《广陵潮》第八集中尚未言云麟生育儿女，其间相距当有二十年之久，假令涵秋不死，补苴罅漏，必有妙笔以斡旋之。今则其人云亡，向谁索解？其难三。有此三难，是涵秋《新广陵潮》残稿已无继续之可能。即有作手，亦当搁笔，况不才如余者乎？因举斯义以念沈君，而沈君坚欲余续成之，俾竟涵秋未竟之志。

余既应钮君请，续成《镜中人影》矣，《镜中人影》可续，而《新广陵潮》则否，将何以邀沈君之谅解？用是固辞不获，勉为其难，续成四十九回，合涵秋残稿计之，凡五十回，共四十万言。

统观全书，涵秋残稿仅占五十分之一，是《新广陵潮》一书，大都不佞之作，而非涵秋之作也。虽然涵秋苟不首撰此第一回文字，则《新广陵

潮》四字，何从发生？沈君苟不尊重涵秋残稿，强余续成之，则《新广陵潮》四十万言，何从出版行世？余非广陵人，纵喜治小说家言，亦万万无作《广陵潮》之幻想。而今竟续成此四十九回之《新广陵潮》，此其中似有佛氏之所谓因缘者在，故不敢没涵秋创作之功，贸然掠《新广陵潮》为己有。第曰涵秋残稿，不佞续撰而已，此不佞续成《新广陵潮》之缘起也。

至于《新广陵潮》与《广陵潮》内容、人物，固有几分关系，然书中主人，则已截然不同，阅者当知不佞此作系根据“新”字着笔，新者，革其旧之谓了。倘是书仍奉云氏子为主体，而以他人为辅，则免沿袭《广陵潮》之旧例，恶在其为新也，职是之故，书中于云麟扫墓返家以后，即撇开一笔，别具机杼。《新广陵潮》自有主人云氏子不与焉，四十九回之文字，悲欢离合，以吕氏子代为主人，而涵秋开首之残稿，即作为本书之结脉，首尾联合，如环无端，于是乎，《新广陵潮》乃得离《广陵潮》而独立成书，此又不佞规划《新广陵潮》之大概也。

全书既竣，校阅一过，复甌而已，何堪问世。而世界书局将以之刊行单本，例不可以无弁言，因记之如此。

丙寅季夏瞻庐识于吴下之鲟溪草堂

目 录

序	程瞻庐 1
第 一 回 抚松楸凄凉怀小妹 思竹树邂逅遇蛮婆	1
第 二 回 掉书袋秀才动唇舌 索赘仪悍妇撞头拳	13
第 三 回 许学究星降文昌宫 马货郎雨阻天王寺	24
第 四 回 莽头陀跳窗起恶念 村姑子落水感恩人	34
第 五 回 恶阁黎树下寻仇 贤御史林间归隐	45
第 六 回 都天庙酸丁谋膏火 太史第措大起风潮	56
第 七 回 疑真疑假落水鬼显魂 可泣可歌扫街夫救母	67
第 八 回 议祭礼官绅拜古寺 整行装母女赴吴门	78
第 九 回 开学校黑夜遇明星 扫闲轩良宵赏皓月	89
第 十 回 花解语魂销末座 月无情泪洒空房	101
第十一回 谑翠嘲红刊登小品 看朱成碧缔结深仇	111

第十二回	情极计生金蝉脱壳 途穷日暮飞鸟入笼	122
第十三回	匆匆行色假意契苔岑 黯黯春光伤心题薛壁	132
第十四回	痴心女单恋寄红笺 薄命妇全真归黄土	143
第十五回	扬巾送别夫也不良 掩袖工谗天乎何酷	154
第十六回	恶姻缘娇妾受奇冤 空欢喜学生动公愤	166
第十七回	杂花生树三月莺飞 醋海兴波一声狮吼	176
第十八回	访檀奴情绪缠绵 拜莲座眼花缭乱	187
第十九回	离桂郡雪奴失踪 走权门玉女留影	198
第二十回	假眼泪幻成真眼泪 恶心肠装作善心肠	209
第二十一回	隔户听悲声书生肠断 开筵遭剧变都宪魂飞	219
第二十二回	水尽山穷客窗逢旧雨 灯红酒绿绣闼锁奴星	229
第二十三回	宦海遭风卫兵缠白布 情天历劫逆旅挽红丝	240
第二十四回	论恋爱风流夸骨相 分犒赏天足着皮鞋	251
第二十五回	世风不古廉吏受奇冤 天道何知孤儿遭横祸	262

第一回

抚松楸凄凉怀小妹 思竹树邂逅遇蛮婆

诸君读我这一部《新广陵潮》，却有一句话要预先申明。须知这部《新广陵潮》是从第一百一回起的，不是从第八十一回起的，是紧紧衔接着一百回的，不是衔接着第八十回的。我何以说这样话呢？因为我所著的前集《广陵潮》，刚出至八集，还有九集、十集不曾出版，这九集、十集之中，当然有许多事迹，诸君未曾读过，若误将我这部《新广陵潮》接着第八集顺读下去，那是简直有些驴头不对马嘴了哇。

嗟乎！白云苍狗，事变无常，沧海桑田，年光易驶，诸君可知道我这本书中的主人翁云麟，如今已渐渐入了老境了。珠衣玉貌，已非张绪当年；豪竹哀丝，况是相如善病。自从他老母秦氏下世之后，他是闭户蛰居，不与世接。南河下那所大宅子劈分两院，东边院子里住着他大夫人柳氏，柳氏生了一男二女；西边院子里住着他二夫人红珠，红珠生了一男一女。家中用的男女仆婢倒还不少，唯有那个黄大妈将近九十岁的人，依旧精神健旺，还不曾露出十分老态，好在她的家里已经没有别人，二十四桥旁边的那所草庐荒得不成模样儿。云麟念她是个义仆，自己出世的那一天还是她亲手接生的，后来也不曾离过云家这份门户，因此上格外另眼看待，不让她操作杂务，家中大小事件一古拢儿交给她指挥坐镇。不但仆婢们见了她十分畏惧，便是云麟的一班小儿女，在黄老太婆面前从来不敢放肆。偏生黄大妈有些倚老卖老，云麟夫妇的举动如若有一点半点差错瞧不入老太婆的法眼，她便抬出老主人老主妇的大帽子，照例可以呵斥他们，所以云麟这小小家庭上下人等倒是相安无事，从来没有什么勃谿诟谑。

这时候，云麟虽然和红珠同住在一个院里，红珠是自经多难，时时刻

刻思量忏悔她的平生绮孽，另外辟了一所静室，全放着些药炉经卷。云麟夜间只是在套房里下榻，镇日价闲着没事，只把那些养生书籍放在身边消遣。窗子外面种着两三株梅花，其余便全是芭蕉。当时刚是仲春天气，梅花瓣子落了一地，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两只翠鸟，尽管不住地在枝头乱叫。云麟起身很早，便亲手将帘子卷起，脸朝着天井里呆呆地望。望了一会儿，觉得微微透入一阵晓风，身上有些寒浸浸起来，低头一看，才知道自家只披了一件罗衫，禁不住那春寒料峭，随即将帘子重行放下，背着手踱到红珠这边房里来。只见红珠已靠在妆台旁边梳洗，笑问道：“这时候还早呢，你何不多睡一会儿？”

红珠笑道：“我待要睡呢，只是睡得不大沉重。适才又听见你在那边窸窣窸窣，格外合不上眼，不如起来还爽快些。”她一面说，一面拿梳子将头发一绺一绺地拢得齐整，然后弯下腰去洗脸。

云麟站在她背后，一声儿也不开口，一直望她调脂弄粉，梳洗完毕。红珠又站起身子，打开自家的首饰锦匣，拣出几件时新的钗环，预备插戴，不防那锦匣里圆溜溜地露出一颗精光肥润的大珠。云麟一见了那颗珠子，登时变了颜色，忍不住流下两行清泪，还待拿手去拈弄，红珠已瞧出他的用意，连忙将他臂膀一推，啪嗒一声，早将那匣子盖得完风不透，勉强笑说道：“大清早起，何苦来又伤心？”

这“伤心”二字触入云麟耳朵里，益发哭得沉痛哽咽，说道：“你可记得那一年，这珠子是谁携带到扬州来的？不料转瞬之间，这珠子还依然无恙，人亡物在，她这轻轻年纪竟自化为异物，松楸月黑，青冢春深，屈指算来，仪妹妹死了将近有十年了。她死的时候，不过在二十外岁，若是在迟嫁的女孩子，或者还不曾出阁，又谁可怜她已做了五六年的寡鹄？我不晓得这老天爷为甚的竟这样无情？”

红珠听见他这番话，也禁不住提起袖子来拭泪，劝道：“死的已经死了，你便哭碎了肝肠，又有何益？总怪我不好，不该将这珠子露入你眼睛里。”

云麟忍泪说道：“你这话又呆了。自从她死后，魂梦里我这颗心也不曾忘记她那一种轻颦浅笑，见珠子怎样，不见珠子怎样……”

红珠其时将一双媚眼向他微瞟了瞟，笑道：“你说话放仔细些，假如她这时候不曾死，听见你下她这轻颦浅笑的字眼儿，又该生气。今年春社

很早，母亲的坟墓你打算在几时去祭扫？那时顺道再拢一拢仪小姐的墓所，你要哭到那里去哭不好？省得在屋里淌眼抹泪。”

云麟跺脚说道：“不错，不错，不是你提起这事，我几乎忘却了那些镢锭子可曾预备没有。”

红珠笑道：“还等你吩咐呢，我早经派给阿巧他们，按日替我做这份糊镢锭的功课。如今都堆在篾篓子里，搁在后边三间空楼上。”

云麟不觉欢喜起来，说道：“我在屋里也闷得够了，趁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明天便和你同去。”

红珠道：“这事也该告诉太太一句，她一般高兴出城去逛逛。”

云麟皱眉说道：“她还能吃这辛苦吗？打从去年年底，一直闹到今日，这血分的病丝毫没曾见效，打从上房里走到厅上还得两三个丫头扶持着她，你还累她到坟上去磕头礼拜……”

他们刚在房里谈话，门帘一揭，恰好那个阿巧搀着第五个小少爷桂凤进来。桂凤今年刚得五岁，却非常伶俐，见了云麟，他早垂着一双小手，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阿爹！”引得云麟眉开眼笑，一把将他搂入怀里，指着红珠向他说道：“你为甚不叫你妈？”

桂凤笑道：“我早就叫过妈了，爹那时还不曾起身，难道又要派我的不是？”

红珠也笑道：“当真的，我还睡在被窝里，他和奶妈就闹到我床面前。此刻会见已是第二次了。”

阿巧站在旁边，拿着一幅红汗巾，只是掩着嘴微笑。红珠正色说道：“这又好笑则甚？你将五少爷放在这里，快到大太太那边说一句，说老爷明天要去上老太太的坟，问大太太可去不去。”

阿巧一声答应，如飞地跑出房外。

云麟携着桂风的手，笑问道：“近来可曾认方字块子没有？”

桂凤点头说道：“认得有三百多字了，都是二姐姐教给我的，我待问小四姐姐，小四姐姐她却不肯理会我。”

云麟笑道：“你的小四姐姐比你大了四岁，她肚子里怕还识不了几个大字，如何便能教你？随后你还是问二姐姐好了。”

没多一会儿，阿巧重又走来，笑道：“大太太叫我告诉老爷，昨天夜里，血来得更是厉害，又夹着胃气，整整闹了大半夜不曾好生睡觉。上坟